

Burning Money: The Materi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Lifeworld. C Fred Bak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頁數 276。

丁仁傑，2013，未出版書評稿，引用請註明出處

如果我們要在廣泛的華人文化地區，找出一個能標示出華人特色的和「物」特別有關的活動，很可能是非「紙錢」（或是說「燒紙錢」）莫屬了（「香」也很重要，但並非專屬於華人文化圈）。雖然沒有所謂的「紙錢認同」這樣的一件事，但受到華人文化影響的不同區域、即使仍然有著各種形式上的差異，但是以「燒紙」的形式（其中包括了火的作用、對陰間世界的特殊看法、以及對人與陰間成員間的特殊關係的認定），來將陽間某種形式的「物」，轉化為陰間的財富或貨物，這幾乎已經是這些地區一般民眾所根深蒂固相信，或即使不怎麼相信也仍必然會遵循的文化慣習的一部分。而隨著社會的現代化，紙錢的使用慣習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隨著全球資本主義貨幣經濟的擴張，彷彿陰間的貨幣與信用經濟也同時擴張，紙錢的形式愈加繁複（各國紙鈔和信用卡都出現了），由中國河北到越南河內（華人文化地區），紙錢的使用量也成長了好幾倍，漢學界最有名的研究中國紙錢的開拓者侯錦郎（Hou 1975）1970 年代曾經預測，在共產主義的影響之下，中國大陸的燒紙錢行為將漸趨減少，但顯然在中國開放以後，紙錢習俗不但迅速恢復且更加蓬勃發展。華人真是一個「我燒故我在」的民族，這樣的一種物質文化的表現形式，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要透過什麼樣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視野，以來理解這個中國獨有的，已穿越時空千年以上卻又有著日新月異發展的社會風俗呢？

2011 年出版的 C. Fred Blake 所著的這本 *Burning Money : The Materi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Lifeworld*，是一本使用多田野地點民族誌、多層次歷史資料、各類民間故事素材，並配合現象學與馬克思主義分析傳統的富有企圖心，而且有著繁複與細膩論述的有關當代漢人紙錢儀式與行為的重要著作。過去的紙錢研究雖已有不少，侯錦郎 1970 年代開創性的歷史研究曾追溯了紙錢的歷史形成與發展以及當代台灣的庫錢形式，後續不少調查則是著力在紙錢的繁複分類與日新月異的形

式中，Arthur Wolf 曾由紙錢分類而引導出漢人象徵世界的結構，這早已是相關分析的典範，幾位人類學家如 Seaman 曾指出紙錢操作裡保存著「前現代」的經濟觀念、Gates 認為它反映了農民的生產模式、McCreery 認為燒紙錢是用以標示出儀式的節奏、Janet Scott 則認為紙錢標示出香港地區中國人的認同（相關文獻回顧皆見於本書）。相對比於既有的研究，Blake 則是要「藉由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與胡塞爾描述現象學相連結而同時具有的超越性和本體論遺產，而能對具有唯物主義美學之『價值人類學』有所助益。簡言之，本書想要理解生產模式和人們在世界的存在模式之間的連結性：也就是，在唯物歷史裡面的各種情境中，作為人類的人群如何創造出讓我們成為我們的價值。」(P. 8) 在西方既有的理論資源、完全和西方歷史文化傳統相異的漢人宗教世界、以及學者難以觸及和掌握的一般漢人大眾隱晦的思考模式和文化慣習等種種背景之中，作者要如何來達成這個宏大的分析企圖並不容易。

進入本書實質內容之前，我想要先回顧 Blake (1994) 過去有關於「纏足」的研究，因為它和本書之間有著某種連續性。Blake (1994) 曾嘗試將「價值」的概念帶到「身體研究」當中。當過去的說法常認為：傳統中國的纏足是一種物化女性和限制女性出外勞動的來自父權的桎梏，Blake 一反過去的講法，而認為女性的身體自殘，是「對抗性」發生在女性自我意識層面的具體體現（體現在年輕女人的腳上），簡言之：綁腳是女兒孝順母親的一種作為，女兒的個體的完成，乃是透過肉體的犧牲，而她所做的，其實是達成媽媽的願望。纏足不只是「物化女性」那麼單純的一件事而已，而是一種生產力形式的轉換，經由纏足，創造了家庭倫理的體現，讓三從四德更為堅固，也促進了以家庭為基礎的生產活動，因此肉體的犧牲是一種最高級的物質生產形式，女性透過自我犧牲而創造出了生產力，當然這還是一種強化了父系社會的生產力。纏足成為女性對於新儒家價值觀的無聲的抗爭，不過這個既有處境本身是女性所無法加以選擇的。

這裡，看得出來，Blake 刻意要將一種內省性或內觀性的身體觀，帶入到「價

值理論」當中來。而這種處理方式，Blake 現在又再一次的將之載入到了漢人「燒紙錢」這件事上。貫穿本書的潛藏主軸，也正是這一個有關於：非西方和前現代人群之如何操作身體或如何以表現出某種特殊形式的美學，而得以產生出「價值」的複雜分析。以下這一段話相當值得做引述，也凸顯出本書分析取徑的獨特之處（p.141）：

在傳統漢人生活世界，被剝削的勞力在各種儀式實踐裡面會自我再現出來，這些儀式實踐會被呈現為看起來僅是「對統治生活世界之家內神靈的供奉」，我稱此為「神秘化」。供奉的最明顯和最嚴格的形式，在於將銀紙或金紙摺成元寶，以及那個 60 年前才停止的「纏足」這件事上。摺疊金紙和纏足（分別以紙或肉體為操作的器皿），產生了「有意圖性的客體」和「有企圖性的主體」的內在與外在的面向。這個有意圖性和有企圖性的器皿的外在的實體，被傳遞到美感世界的感覺的物質性上面。出於勞動的被擴張到外在形式上，其內在場域成為難於窺探其真實的情況。內在場域也是勞動的結果；它是供奉的結果；這就是供奉品；這就是神秘性之所在。在這個不可觸及的內在場域之空虛當中——元寶的消逝的氣或者小腳的萎縮的肉體上——「支撐」出這個外在可見的「陽」的形式，這個世界的以金元寶或金蓮（用來形容裹腳的優美詞彙）所建構起來的明顯的秩序。我認為，歷史唯物論的和現象學的分析在這裡相互達成，其中勞動權力（在勞動中得以擴張）是對於男性家長、帝國秩序（文明）的基礎和它的宇宙性的活力的奉獻。

簡言之，金元寶和金蓮，都是某種勞動轉換過程和美學展現的基本物質性媒介，身體的自殘（纏足）和「將心意放入於紙錢上並將之完全性的燒化」，是一種創造社會秩序與活力的物質化過程和勞動形式，以用來支撐出表象界的陽的社會。Blake 將馬克思勞動或價值的概念，融合在非西方社會的儀式過程和身體操作當

中，其實和 Steven Sangren (2000) 的將「異化」概念納入非資本主義社會，以之來討論傳統漢人社會整體社會價值的創造與再生產，這期間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 Blake 走得更徹底而且也顯得更為精細一些。

接著，我們可以摘要性的來敘述一下本書的主要內容。除了 8 頁的導論和第九章 13 頁的結論外，全書主體有 8 章（共 212 頁），而形成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前三章）是有關於燒紙錢風俗的描繪，包括第一章，將紙錢放置在漢人日常生活的宗教與世俗層面的交匯點上，以來瞭解它如何是漢人世界觀中的一個主要的媒介，作者用了一個字 Chiasm（螺旋）來表達不同實體間之交纏性，也用了一個詞 piety of the flesh（血肉之虔誠）來表達活人對死人的一種情感和宗教行為；第二章對紙錢形式做了一個分類（包括紙錢、衣紙、紙紮和紙符等），作者用「無盡的紙卷」當作本章標題，並且提出了兩個概念 protean structure（蛋白質結構）和 hypertrophy of forms（形式的擴增），前者表示紙錢的類別就像蛋白質結構一樣有各種重疊和混合性，後者表示到了當代在各種新需求和形式模仿中，會有無限的新的變異性的形式出現；第三章利用相當有限的歷史材料和另外大量民俗傳說故事的材料，作者討論了這個由 11 到 12 世紀開始已經在中國極為普遍的燒紙錢活動的歷史發展過程，本章作者結論，燒紙錢是一種階級特權美學形式被平民加以庸俗化之後的大眾性社會實踐。

第二部份四到六章是本書最精華也最精彩的部分。第四章結合中國陰陽五行的概念和結構主義的分析模式，而討論了燒紙錢在民間信仰儀式歷程裡的關鍵性位置。第五章用意識型態的角度，來分析燒紙錢在傳統華人農業生產和官僚封建體系裡面的作用，作者指出（p. 115）燒紙錢不只反映出來一種有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性的統合，它也是存在於常識生活世界裡的一種頑固的和擴散性的文化表達形式。更具體來講也就是說：當生產力超過生產關係，原本會崩解的生產關係，總是會經由「陰與陽」的這種辯證性的含括中，而得以有所掌控或重新得到協調，日常生活裡的信徒透過燒紙錢的這種行為，而以一种永恆的形式

來想像整個世界(活人與死人)裡的關係形式(p. 115)。第六章「犧牲」(sacrifice)，結合現象學式的在地描述和人類學分析，作者探討紙錢之具有價值，其背後事實上是具有勞動基礎的，作者別出心裁而且是獨排眾議的，堅稱紙錢是漢人民間信仰儀式過程裡最核心的一種「犧牲品」，因為它有著信徒的勞動與心意包含在其中，而且也是儀式過程中(香、食物、和紙錢等不同物質性形式的供奉中)唯一被完全毀滅與轉化的供品。燒紙錢，正是一種對男性家長和對帝國秩序及其背後宇宙力量的供奉，而紙錢背後的價值，也應被放在這種整體性的脈絡裡來加以考察。

第三部份的第七章與第八章，進入了紙錢形式在當代的發展，也切入了所謂後現代主義美學表達形式的各類主題。第七章討論金紙變成各國紙鈔形式的過度具象化的象徵表達；第八章擴張紙錢的討論到漢人的紙紮，包括當代愈來愈逼真的各類現代器物的紙紮，如電視、電腦、手機、信用卡、機關槍甚至是保險套等等，由這兩章中所出現的當代紙錢形式裡，看起來好像是已違反了傳統紙錢的象徵邏輯(傳統紙錢仍只是象徵性的，而沒有那麼直接的具象性)，但實則上這仍只是傳統邏輯的誇大性的應用而已，不過它的背後也顯現出來，大眾宗教傳統中人們其實是非常有自覺性的、而且是近乎諷刺性的來挪用著各種傳統。

第九章還有一個總結性的結論，標題是「價值」(value)。呼應人類學家 Malinowski 初部蘭島的庫拉圈研究，中國的燒紙錢也是漢人文化世界裡被包裹在儀式氛圍與人際關係裡的一種交換和創造價值的活動。作者認為中國社會的燒紙錢儀式，處在一個現實層次上創造出金錢與貨物，並且是在超自然層次上被用來與神靈或亡魂交易的陰陽交錯的大型產業網絡當中(p. 198)。燒紙錢既是現實社會的生產與消費產業，也是創造人與神靈世界之間的循環性交換的創造價值的經濟活動。紙錢的價值的產生：「來自於在生產、再生產、再現、和讓事物產生價值的各種創造力中所表現出來的神秘性的社會意圖背後的人類的努力。」作者認為這和資本主義商品的概念形成某種強烈對比。(p. 204)

整體來講，紙錢分析這類主題的書籍，既要涵蓋大量民俗材料，又要能由其中建構出能跨越物質與象徵層面的基本邏輯，難度相當的高，尤其以一個西方人要書寫這個主題，更是要跨越重重難關，而目前的這本書，不僅田野材料豐富，理論分析上也能推陳出新，實在令人敬佩。不過，我還是覺得這本書有幾點有待商榷的地方，一部分是有關推論上的嚴謹程度的問題；一部分則更深層的涉及到理論觀點上的基本核心前提。

就推論上的嚴謹程度來說，作者累積長期和多地點（中國西北、河北、廣州、香港、台灣、美國、澳洲、越南等）的田野調查資料，而統合出這本豐富的紙錢習俗報導與分析，資料中呈現出漢人文化圈影響下紙錢風俗的普及與多變，但多地點間資料上的差異性，並沒有被明顯呈現和被加以分析。在分析的策略上作者廣為運用民俗資料裡的心理學層面（例如說由神話故事中導出，大眾想要效仿貴族的喪葬規格，於是歷史上便曾經發生了以紙錢來替代奢華的喪葬品的替代性演化），來推論紙錢普及化的歷史過程，也將結構主義納入儀式分析當中（紙錢成為儀式過程中代表「木」的元素），這些分析在方法上都別出心裁，但許多地方存在著過度解釋的嫌疑，例如說，就紙錢習俗的歷史淵源考據來說，傳說故事中的俗民心理結構因素，實在很難作為歷史推論的主要證據；其次，就紙錢在儀式中的意義而言，陰陽五行固然深入一般大眾的認知，但當將燭、香、食物、紙、鞭炮對應成水金土木火，而共同構成了漢人民間信仰儀式內部象徵的完備，即使作者極盡邏輯上的推演，但實在是看不出來這和在地民眾心理狀態裡的真實有何關係，若真要進行結構主義分析，更好的辦法或許應該是多向道士請益，先建築在宗教專職者對儀式的基本詮釋上，才可能更進一步進行較深入的象徵分析。此外，本書將紙錢的形式包含的很寬，紙紮、年畫、剪紙、麵錢等等（我們其實可以感覺得到這幾種形式之間差異是多麼的巨大！），都被放在一起來加以討論，但實際討論時又沒有加以做較仔細的區別，雖然這是作者刻意放寬界線以力圖深入漢人象徵世界核心素質的做法，但討論中並無法兼顧性質差異極大的各類紙製

品，反而是徒增混淆。

除了以上方法論上的困擾以外，還有幾點就是我個人與作者想法上的差異了。但是因為這裡凸顯出本土學者與西方學者間通常可能會存在著的一些基本歧異，因此值得一提。

首先，本書想要探討漢人社會介於儀式場域和交換活動之間的中間地帶，其中試圖應用馬克思的勞動理論來理解紙錢操作背後的價值轉換與價值累積過程。而當馬克思的研究焦點是放在資本主義中的剝削過程，因為其中必然涉及到勞動與對價金額的計算，因此以剝削和剩餘價值等概念來理解其中的勞動，分析應用上毫無勉強之處。但是，現在當這種理論要被應用到「非工具性」的層面（如儀式、情感、身體的自殘等）上時，若我們仍想要用「異化」或「神秘化」等這種價值產出形式，而想要來整體性掌握「非西方社會」或漢人社會裡的個人與集體，這雖然會有其一定程度的解釋力，但總有假設與前提先行，和「對在地現象本身沒有能夠貼近解釋」的感覺。

的確，父權社會固然有可能是經由某種「神秘化的歷程」來創造出價值的累積，但是要討論這些「異化或神秘化的歷程」，似乎還必須更深入討論到這個社會階序結構背後的再生產模式與財產分配模式，以漢人社會來說，「兒子的祭拜祖先」，表面看起來雖然其中的祭拜者被擺在較低下的位置，但是透過祭拜，祭拜者才真正能在體系中得到一個位置，使他在「可能邁向祖先」的優勢地位上顯得更為明確。而男性兒子們的財產均分制，也給予了這個體系更廣泛的社會基礎（滲透到社會體系下每一個角落裡的相對平均性的「賦權」）。當然，這個體系對女性是剝削的，但當女性依附在某個男性時，也有可能被賦予一個相對穩定性的地位。簡言之，儀式做為一個銜接不同社會生產與價值創造的過程，「神秘化」固然是一個必然存在其中的內在性事實，但這背後其實同時發生著的卻也是一個相對身分位置確定和滲透擴張性（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被連結在體系中）的「賦權」的過程。儀式之外其實並沒有實質商品或物件的產生，儀式的重點也不在於導引

出所謂的「價值」（「價值」是一個間接性的副產品）。在非西方社會，在更大的一個程度上，儀式本身是一個體現理想世界的自我參照體系，我認為，以馬克思主義價值轉換或累積的角度來理解傳統社會的儀式，這仍然是相當外部性的看法（這一點同樣也可以用來批判 Sangren [2000] 這本書，即使該書對於漢人民間信仰分析極具有啟發性）。

其次，是關於行動者的「能動性」的問題。我們知道，近代西方歷經「啟蒙運動」洗禮以後的西方社會，個人產生了某種自覺性的「能動性」，並已全面普及於了社會上的每一份子。這種「現代人」的模式，是否能應用在理解傳統社會或非西方社會裡的個人（即使是到了二十一世紀）？這會是一個大問題。例如說在本書裡，作者屢屢在田野材料裡強調漢人的能動性以及地方俗民的智慧與聰明。此處，如果說「認真的摺金紙」和「適應於外界商業形式而不斷創造出各種新形式的紙錢」，這就能說是一種「能動性」，這種理解角度似乎是顯得太過浮泛了。

傳統民間社會裡的漢人，確實不是被動的，他們懂得如何操作各種文化籌碼來擴張個人和家族性的利益，但是只是出於「對環境和身體充滿了反省性的覺察」（mindful body），這和「能勇敢超越環境藩籬的以自由意志為基礎的行動」（action body）之間還是有著相當大的不同。其實，鑲嵌在「具有現實與超自然界間協調性」的傳統漢人社會的宇宙觀裡，當人處在天、地、人三者中間樞紐性的位置，其中確實預設著人的某種「能動性」，但這種「能動性」，並不是以改變社會現實為目的，而是以人的操作來維持天地人三者間的和諧氛圍，其目的在於一種「圓滿性」意像的維繫，並以此「圓滿性的意象」來反照回來約束或制約社區性或個體性的行動，即使如生活在這個社會裡的基督徒也不得不屈服於此（如同書中頁 18 裡的家屬繼續為死去的基督徒家屬燒紙錢的例子）。

當人跟超自然世界間有所隔絕或相對地位差距很大時，其中的犧牲或祭祀行為，會和漢人世間有著顯著不同。相對比，在漢人民間信仰的角度裡，當我們和「陰的世界」發生關係時，我們其實是把自己想像性的投射在一個更完整的連續

性裡面，自己與親人的連續性得以重現，自己與自己的過去（和親人的關係）和未來（自己未來死亡後情境的自我想像）情境也得以發生某種接合。燒化紙錢動作中產生了與他者（神鬼祖先）的连接，這固然是一種親情的喚起，但也滿足了我們對自己永續性處境的同理心。「我燒故我在」，在意向上紙錢是燒給他者，但是在「存在性」的意義上，紙錢則是對我們所存在處境的一個「達成圓滿性」的手段和媒介。這是「好命」與「圓滿」之世界觀操作裡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當西方的對於「他者」的想像是隔絕性的、非物質性的、非連續性的，西方對於救贖的想像也是一種終極一次性的救贖，但是漢人民間信仰世界對於「他者」的想像，包括了自己的「當下存在性的圓滿」與「個人也可能成為神鬼祖先一分子的本體上的連續性」，這個有關「他者」的想像是連續性的、甚至是具有自我指涉性的，而且在關於生命圓滿性的認知與情感投射中，與現實定義下的世俗滿足間關係極為密切。在西方與東方的世界觀與對於他者的差異性想像中，如何理解行動者本身的「能動性」和實踐潛能，這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命題，不存在於作者的燒紙錢分析之中，但這卻是了解漢人燒紙錢心境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最後，是作者別出心裁的要將燒紙錢看成是一種「犧牲」(sacrifice)的形式，這是本書最引人入勝之處，但我還是不能完全贊同。眾所周知，「犧牲」的概念一般指的是對動物或珍貴物件的殺生或毀滅，這些毀滅或類似於自我棄絕（把最好的東西獻給「他界」），將可替代於個人或社區的死亡與毀壞，而讓個人或社區得以重生。現在，如果我們要把紙錢放在這樣的一個象徵性的層次來談，的確，作為一種價值轉換的媒介，以及銜接自然與超自然界的關鍵性環節，紙錢當然具有一種象徵性的作用，但是，我認為它和稀有物品供奉所產生的象徵性的作用，這之間其實是兩種不同的層次。

紙錢之價值轉換的過程裡，當然具有勞務的介入（這是作者將之看成珍貴與稀有的關鍵），但它並不是一種稀有物品，在購買上人人皆負擔得起，摺疊紙錢的勞務固然有個人的心意，但還不到稀有的層次。而且，在物件轉換的形式上，

紙錢還有著一種相當具象化的性質，這反映出相當俗民化的「量的邏輯」在其中，其象徵轉換過程不像基督教的「餅和酒」之類比於「耶穌肉和血」的象徵轉換，甚至於它不像西方「一張贖罪券就可以上天堂」似的這種階級壟斷下的象徵表達，而是另一種的將象徵呈現在對現實物件具像性的模仿上。也正是出於這一點（具像性的模仿），紙錢會出現了當代極為類似於真實紙鈔或信用卡的複製形式，似乎正是在這種「非壟斷性」的複製與象徵歷程裡，紙錢才能有著那種能打破階級和無限繁衍的特徵。

簡言之，同樣是具有濃厚的象徵意義，但「犧牲」概念背後的有階級性格的稀有或珍貴物品的供奉，和紙錢的這種俗民似的可能打破壟斷的象徵性的表達，層次上是有其差異的。我不能同意作者的「將紙錢看成是一種『犧牲』形式的價值轉換的象徵過程」的這種看法，雖然其分析確實是極具創意。

最後，雖然存在有以上觀點上的分歧，我還是相當推薦這本書以做為理解與討論漢人民間信仰的重要參考書。本書相當程度上提升了漢人民間信仰研究的理論水平，也激發了讀者能更深刻的去省思漢人民眾宗教實踐在本土性文化脈絡裡的意義，無論就理論層次與經驗性層次來說，這本書都值得大力推薦給相關研究領域裡的學者與研究生一讀。

書評引用書目

Blake, C. Fred. 1994. Foot-binding in Neo-Confucian China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Female Labor. *Signs* 19(3):676-712.

Hou Ching-Lang. [侯錦郎] 1975. Monnaies d'offrande et la notions de trésorerie dans la religion chinois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Sangren, P. Steven. 2000. *Chinese Sociologics: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of the Role of Alienation in Social Reproduction*. London : Athlone.